

青竹吐翠

短篇小说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青 竹 吐 翠

短篇小说集

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3·63 定价: 0.52元

前 言

《青竹吐翠》这本短篇小说集，是我们和工农兵业余作者、省人民出版社文艺组成立三结合小组，选编出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带来了我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欣欣向荣景象。我们三结合小组，边学习，边明确编书的指导思想，从省出版部门近年来数以百计的短篇小说来稿中，挑选出十四篇，共同进行编、改、审工作。集子里有五篇是描绘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和伟大胜利的作品，有七篇是讴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有两篇则着力宣扬批林批孔后出现的工农业生产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这批作者绝大多数是“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农兵。他们的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爱憎分明，时代气息浓厚，满腔热情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对林彪和一小撮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攻击新生事物的罪行，进行有力的批判。三结合编书的过程，就成了我们大学文科师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文艺思想，向工农兵学习的过程，从而，也就更坚定了我们今后长期走与工农兵结合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由于我们这次仅是三结合编书的初次尝试，加之受水平和时间的限制，这本集子可能还存在缺点、错误。我们恳切地期待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

目 录

新的里程·····	刘 霄 (1)
开春时节·····	张永和 (22)
机播风云·····	王 敏 (42)
铁道哨兵·····	陈乙森 (64)
新主任·····	方 叶 (93)
青竹吐翠·····	何端端 (108)
主人·····	林正让 (124)
新书记上任·····	汤 滔 (146)
春风吹放校园花·····	林 荔 (165)
列车飞驰·····	陈乙森 (189)
迎风挺拔·····	郑以灵 (210)
灿烂征途第一步·····	曾宪沧 (228)
移山造田的风波·····	李 军 (238)
这里也是战场·····	李启宇 (258)

新的里程

刘 霄

天高气爽，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天的早晨。一缕朝霞，透过窗前满树金黄色的桔子，映照在勘测设计院的大门上，斑斑驳驳的光点，就象节日的礼花。

连日来，这座滨海的城市，完全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街道上，报喜队络绎不绝。一股锣鼓鞭炮的热流刚打从门口涌过，院子里又炸响了春雷般的锣鼓声。在一派欢乐的气氛中，勘测设计院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牌子，写着“勘测设计院革命委员会”，一个个大字红光耀眼。

在这难忘的时刻，年轻的革委会副主任曾玉，显得特别激动。她那明亮、俊气的眼睛里，滚动着热泪。她深深感到自己嫩肩膀上担子的份量。尤其最近，飞虹大桥工程施工在即，正等着勘测人员拿出桥梁的控制数据和施工图纸……

挂好牌子，测量负责人鲁光勇，跳上了石墩，粗喉咙大嗓门地说：“喂，大家静一静。最近，不是有人散布说什么‘一个黄毛丫头，领队挑起飞虹大桥勘测设计的担子，不压塌也会捅漏子’吗？现在，就请曾玉给大家讲讲，表表态！”说着，光勇拍着大巴掌，跳了下来。人们一下向曾玉围拢，掌声催她跳到了石墩上。

曾玉拢了拢齐耳短发，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辉。她响亮地说：“流言蜚语，说明了红色政权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存在着。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们今后的日子是任重道远啊！老实说，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完成任务，靠党，靠大家嘛！人心齐、泰山移，让我们拧成绳、攥成拳，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领导下，让勘测设计的每一张图、每一个点、每一条线都不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那清脆的、激动人心的话语，象是在通红的炉膛里加了氧、添了炭，使得人们心里直进火花。

一时，人声鼎沸，掌声雷动。

在人们的心里，曾玉对待艰巨任务，向来是用“能行”两个字来回答的。鲁光勇记得，当开始打起造反旗号的那阵子，心中没底，怕带不好队伍，曾经问过曾玉，曾玉就是这样回答的；肖思进总工程师对曾玉的印象更是深刻。六年前，曾玉还只有十七岁，组织上从一批新徒工中，挑了曾玉，安排到设计室，跟肖思进学设计，来报到的那天，肖思进记得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大伙正埋头工作，设计室里静悄



悄的。突然“嘣”地一声，曾玉闯了进来，被她带进的一股风，将肖思进桌上的图纸，吹得一桌一地。姑娘“噔噔”的脚步声，震得一屋子人都惊讶地抬起头来。曾玉大大方方地走到肖思进面前：“我叫曾玉，报到来啦！”肖思进上午就听说，要来的这个姑娘，是烈士的后代，能吃苦耐劳，有一股闯劲和韧劲，是个泼辣姑娘，今天看来真是名不虚传。外业测量却是需要这样的人，可是，设计是细心活，她能行？面对着这样的姑娘，肖思进眉头打了结，问道：

“你会搞设计？”

“我能学会。”

“你能绘图吧？”

“我能学会。”

“你写个名字我看看。”说着，肖思进顺手递过一张表格，那是一张职责表，里边一格一格，是签名的地方。曾玉拿过铅笔，签上自己的名字。肖思进一看，倒抽了一口冷气：这姑娘的字真特别，伸胳膊踢腿的，不但把自己那一格填得满满的，还侵占了别人签名的地盘。肖思进嘴里没说，心里却嘀咕着：看来，设计室不但没有加马力，倒挂了一节拖斗！肖思进没料到，曾玉自进设计室之后，却象海绵吸水似的，虚心地吸收着一切知识，她聚精会神地看，一个劲儿问，没日没夜地练。她这股子劲头，倒正合了肖思进的胃口。肖思进也来个竹筒倒豆，把十八般武艺全搬出来，半年不到，曾玉不仅学会了绘图，还学会了一般的建筑设计，成了肖总工程师的得力助手。

文化大革命开始，曾玉领头造了走资派汪甫正的反，揭发了工程处长陈文汉，长期把苏修的那一套勘测设计条条奉若神明，极力宣扬苏修那一套的错误，让陈文汉靠边站了。没料到，这个“得力助手”还给肖思进送了幅“腿越来越小，肚子越来越大”的漫画，这样一来，使肖思进得出一个结论：原来你钻技术，是为了个人出人头地，把别人搞垮哟！肖思进对她疏远了；但是不久，他又推翻了自己的结论。原因是这样，曾玉在贴了肖思进的漫画后，不但没有冷目相待，反而处处从政治上关心自己，时不时送点学习文件来。而且肖思进还看到，走资派汪甫正为了拉拢她，私下许愿，只要她听话，就设法送她到上海设计院去搞学术研究，回来后让她担任总工程师。曾玉不但不买账，反而拿到大会上去揭发，给汪甫正添了一条材料。打这以后，肖思进对曾玉才有了新的认识，也服了气，觉得她是个好苗子。这回新生的革委会让曾玉当头，自己作为一个总工程师，反给她当助手，也没有觉得难堪，因为她“能行”啊！

原工程处长陈文汉，也挟在人群中鼓着掌，他盯着这块红光闪耀的木牌子，酸溜溜地想着：堂堂的工程处长落得靠边站，不但不能领导工程，还要低三下四写申请，请求参加工地建设、“改造世界观”，他越想越不服气。

二

鲁光勇朝设计室走去。

设计室宽敞、明亮。墙上毛主席画像，像下挂着一块语录牌，上书：“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一进门，光勇先从怀里掏出一份申请，递给曾玉：

“陈文汉申请参加工地建设。”

曾玉看后说：“行！欢迎！”

“我看他还可以，早先支持过我们，是同观点的。”

曾玉横了小鲁一眼：“又提你那个同观点，什么时候才丢得掉？”

光勇不在意地笑了笑。见她收了申请，等在喉头好久的话，一下蹦了出来：

“肖思进这个总工程师是修字号的，我想还是不让他参加这次工程，以免把队伍弄杂，把战备工程搞糟。有广大建桥工人，有你这个工人技术员，还有我们这班工程人员，少了这个技术权威，照样将桥架起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呗，又不是排排坐吃果果，你怕人多了？”

“你没听群众是怎样议论的？”

“哦？”

光勇一本正经地：“我当然也知道，有些话是汪甫正那一班别有用心的人在鬼念符，但是陈文汉的话，我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说什么？”

“他说肖思进不参加，更能说明个问题：工人能行。搞

○五、○六两个工程时，肖思进在学习班，没有去，任务不是也完成得很好吗？”末了，光勇又补充一句，“也让人看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威力！”

“不能团结人，就算不得无产阶级革命派！”曾玉毫不放松，“为显示自己是革命派，而不严肃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想糊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了，有人看着总不顺眼。我们讲团结，他们就竖看不是鼻子，横看不是眼睛。小鲁，革委会的成立，不是阶级斗争从此结束，我们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呀！”

“我也要提醒你，可不要任人唯亲，再犯走资派的错误！难道你忘记了你给肖思进画的那幅漫画了？”

“就是要让他不再做漫画上那样的人，所以，我才积极主张让他去工地！”

“反正，我和这位‘修’工程师挤不到一把测伞下！”

这时，肖思进刚好走到门口，听到这句话，便停住脚步。刚才他受了热烈气氛的感染，觉得心里热烘烘的，有好多话要对曾玉说，因此兴匆匆地来找曾玉。没料到，却听到光勇讲这种话。说真的，要是在文革前，肖思进听到这类话，不大做它文章才怪哩。通过文化大革命群众的冲击，肖思进的心胸变得宽阔起来了。现在听到光勇这样说他，他想：既然光勇还不理解自己，那就让时间来说明吧。再说自己以前受修正主义的毒深，犯的错误也不轻，今天人家话说得重些，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象没有听见光勇的牢骚似的走了进去，神色自若地在绘图桌前坐了下来。

“反正我想不通！”光勇见肖工程师进来，摔出了这一句硬梆梆的话扭头就走。

曾玉恨不得追出去，吼他几声“乱弹琴”，但忍住了。她平了平心中的激动，给肖思进倒了一杯茶：“老肖，我是多少磅的水瓶，你是清楚的，到了大桥，你可得多点拨点拨呀。”

肖思进爽朗地笑了：“小曾哪，倒是你要多多给我敲敲警钟，不要使我脑子里的‘修’字又回潮呀！”

“好，咱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吧。老肖，到工地后，咱们就要着手量基线边，交出桥梁控制数据，你看，明天是不是先找几个人，踏勘一下，选一下量基线的地形？”

肖思进满意地瞧着眼前一天天成熟起来的姑娘，又一次被她这种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搞设计施工的做法感动了。他立即从桌上拿过飞虹大桥指挥部提供的初步设计，及大桥附近地形图，往桌上铺开，招呼曾玉来看，并积极地提着自己的建议。正在这时，参加工程建设的测工老王、青工“小四川”李效全等一班子人马，不等通知开碰头会，就蜂涌着进来了。曾玉也不客套，马上就招呼大家一起来研究勘测方案。

人们围成一圈，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着。曾玉一个个看过去，见大伙劲头都很足，脸上高兴得象开了花。但想到光勇赌气走了，胸口却又象是压了一块铅。她想：队伍还没有出征，内部思想先有了分歧，这样到了工地，肯定拧不成一股绳。事不宜迟，得抓紧时间，把光勇的看法扭一扭，把

政治思想工作做在设计之前。于是她叫“小四川”李效全通知光勇，明天一道先上工地踏勘。

人们围着图，越议越合拍，越议越兴奋……

三

傍晚，曾玉和肖思进一行人踏勘回来，仍没见光勇的影子。原来，光勇一早起来，就单枪匹马往工地跑，才出了大门，就被陈文汉追上了。他们两人一起去了南岸。曾玉一行人走的是北岸，两股车马错了道，因此就没有见到。

曾玉饭碗一撂，就去找光勇。她透过窗前那棵枝须摇曳的大榕树，看见宿舍里亮着灯，光勇正在窗前画略图。曾玉走进来也没说什么，先拣起掉在地上的工作服，再顺手整理一下那凌乱的床铺。光勇见曾玉的这般举动，摸着“黑板擦”一样的平头，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忙说：“曾玉，你坐吧！”

曾玉瞧了略图一眼：“今天你跟陈文汉一道去了！”

“是的！”

“干吗不和我们大家一起去？”

“我和那位……”

“挤不到一把测伞下，是吧？我看你呀，肚肠没弯喉咙大！肖思进不参加，我们的队伍就干净了？再说，肖思进也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

光勇歪着脑袋扭着脖子，两眼瞅着曾玉。

曾玉严肃地接着说：“你到设计院比我早，还记得搞争气电站的事吧？工程搞了一半，苏修背信弃义，撤专家，撕合同，连图纸带资料一卷而空。那时节，肖思进和我们的工程人员，接手的是一堆废纸和桌子板凳。面对苏修的高压、国内阶级敌人的攻击，肖思进气得一连几个月不回家，硬是站出来顶着。而陈文汉却是反对派，不同意继续搞下去。当时，要是听陈文汉的话，放弃电站的建设，关系到的几个县的农业生产，这几年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你说，两个人谁干净？”

“陈文汉后来作了检讨嘛！”鲁光勇话虽如此，但声调却软了下来。他站起来，推开窗户，一股清凉的秋风，穿过树枝飘了进来。

“改了没有？文化大革命让他靠边站，不正是因为他迷外崇洋、大搞‘爬行’那一套？”曾玉一口气接下去，“肖思进的缺点也是严重的，他热衷于专家路线，不相信群众，高高在上，难得初一十五上工地一趟，也是背着手哼哼，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但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毛病和缺点有明显的改正。小鲁，对于知识分子，要改造他们，就要教育他们，并团结他们一道工作！队伍好不好，不能光看表面，也不能一开口就问是不是同观点，要看这个队伍执行什么路线！”

这一席话，光勇觉得有道理，点了点头。

曾玉从背着的挎包里掏出一本语录，趁热打铁：“毛主席教导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对待肖思进，我们可不能例外哪！”

“好嘛，那就让他参加！”光勇倒是个爽快人，思想一通，便怎么想就怎么说。

这时，曾玉重新又拿起略图来看。

光勇指着图说：“北岸，量基线很合适，地形较宽敞，仪器工具摆得开，没有什么障碍物，通视好，镜头看得清楚。只是南岸基线的尾部，大约有六十米，会与码头的粮库相碰。就是说，粮库有一角挡住了镜头看不过去。只有一角，没问题，拆掉，等量完基线再修房子。”

“陈文汉的意见呢？”曾玉有意地问。

“他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该拆的还是要拆！”

“拆粮库，码头每天进出仓粮食，就乱了套罗！”

“为保证通视，保证勘测的质量，还是要拆，乱不了几天。大桥指挥部专门成立了拆迁队，跟他们说说——”

“先不忙定，大家再仔细掂一掂。走，上肖思进家去。”

“去他家？”

“嗯？！”

“去！去！去！”光勇挟起图纸，紧跟着曾玉走了出去。

夜深了，肖思进还坐在灯下翻阅国内外资料。曾玉会来，他是估计到的；光勇登门，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肖思进抱着不记人过的心情，热情地为他们倒茶递水。

光勇性子直，先来了个自我批评：“老肖，你知道我，肚肠没弯喉咙大——”

肖思进手一扬：“没事！没事！以前，我对大家的态度也不好呵！往后，你们还得多多帮助我。”

肖思进开口三句就不离本行。他从资料夹里也拿出一份今天他和曾玉等人踏勘的略图，放在桌上，对光勇说：“你先看看，请提出意见。”

曾玉接过话头：“来，我们来个三结合，取长补短。”她叫光勇把图纸也摊到了桌上。

曾玉仔细研究着两份图纸，她问肖思进：“我一直在琢磨，粮库一角挡住基线，还有六十米通不过去，拆掉粮库影响面太大，能不能让基线短一点？”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肖思进指着图上红铅笔画的线条，“基线短一点，没有原来的理想。不过，规范也不能死套，我想，如果另外增加一些控制数据——”

曾玉兴奋地接下去说：“在北岸另外加测一条基线边，这样，控制数据多了，一定能弥补南岸基线短一截的不足！”

“有道理。”肖思进点点头，“以前，在青龙桥工程中，好象有个工人提过，具体情况我不清楚，问问陈文汉。”

“哦？”肖思进的话引起曾玉的沉思：青龙桥工程是陈文汉负责的，当时既然有人提过这种建议，说明情况类似；今天陈文汉一个劲儿煽动光勇拆粮库，打的是那一路算盘？她又想起退休老测工柳师傅就住在大桥附近，不妨去问问柳师傅。她心里想着，便问：“小鲁，你看呢？”

光勇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但又感到没有把握，便说：“能保证质量吗？”

“没有做过，试试看！”肖思进很有信心地说。

“除了增加控制数据外，我们还要从各方面来保证质量，一定将桥梁、桥墩的位置控制好！”曾玉边说，边用双手把图上的大桥包围住。

“对，就这样办！”肖思进和鲁光勇异口同声地说。

肖思进最后又加上一句：“勘测设计工作，从来没有这样新颖、有趣，集思广益呵！”

四

飞虹大桥工程在大江的两岸声势浩大地铺开了。建桥工人、机械设备，潮水般向工程指挥部汇拢，江两岸的房屋拆迁，在同时进行。

清晨的江面，雾的帐幕在变薄变淡，远处水平线面，亮晃晃的，眨眼工夫，天际一派殷红，朝霞铺洒江面，碧绿的江水，象是嵌满了珍珠。汽笛声、机械作业声响成一片。汽船、江轮，带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红色标语，穿梭般来往。好一个战斗的早晨。

一到工地，工程人员按照研究好的方案，马上投入为控制桥梁做量基线边的准备工作。曾玉让大家分头到两岸再详细调查可能碰到的障碍物。她自己打算开完指挥部召集的会议，就上退休工人老柳师傅家串串，了解一下青龙桥工程测